

河流的回声

黄国奉

梵净山西,武陵山支脉,有镇屏,七星二山。两山夹峙,欲留住舞阳河雪白的回声。

好香用以熏德,好笔用以生花,好纸用以垂事。玉屏,火车书屋,水映晴窗。在此读史回望,看纸上先贤如何点亮历史灯火,如何抒发那一段段暖世风情,也是雅事一桩。

我和这趟绿皮火车穿越之旅,目的地,乌江。东经108°,北纬27°,思南古郡。捧读《思南府志》,灿烂星河里,一颗名为田秋的子,照亮书页里的天空。苍黄纸页上,跳跃着春光,第一次,我们握手。

先生事迹,竟日普照,温暖眼眸。这位思南府人,居然官至明代广东布政使,居然被誉为贵州科举考试之父,让人颌首称奇。

科考,往往能自带流量。进入举人进士队列,就能获得选官资格,好多读书人当然都想跨入,或刚刚存在感,或流芳百世,都是不二选择。田秋,像别个孩子,实在是太有才了,他“少时聪明而修洁”。3岁识字,4岁积累汉字四千多,11岁熟读《毛诗》,12岁师从名宿孙善述,13岁参加童子试,秀才翘首,非他莫属。抱着读书改变命运的念头,田秋暗想,下一步就将远赴云南参加庚午科乡试了,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会载誉归来。

17岁那年秋天,田秋从思南府出发了。

思南府地处黔东腹地,盘江间隔,夏季瘴气环绕。众学子,攀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历经风雨摇晃,无远不到。田秋这次虔诚取经者,历经颠沛流离之苦,体验远足行路之难,其中滋味,苦不堪言。星光不负赶路人,田秋当年中学,也在意料之内。

从冷视秋,然后知冷暖,科考行路难,田秋格外地能感同身受。成名入仕四年后,那一日,草径枯黄,落叶敲门扇。田秋下班,开窗独坐。雪白江涛声,软软花灯调,恍然敲窗而来。远赴云南参加乡试的艰难困苦足可惊天动地,足可编写一部辉煌的苦难史,向世人告之,贵州不开闢乡试对黔文化教育发展之压抑,沉重如山。远望苍山碧水,凤凰酝酿已久,如今又上心头。他把脉开方,为改变贵州这一尴尬局面,决心以身说法,为黔地自举乡试据理力争。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请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摆在皇帝龙案之上。上疏者,乃贵州田秋。其曰:“贵州一省,远在西南,未设乡试,须附云南科举……黔省设科之后,人益向学,他日又安知不如两广之盛大乎……”奏请在黔设考场,开乡试。十四年,获朝廷恩准,花落贵山之阳。十六年,贵州首次开科,初定解额二十五名,学子们热泪沾巾,相拥而泣,奔走相告。开科本省,节省路费,向学者日益增多。

潮落潮涌,河流是有记忆的。嘉靖十年,田秋再次发力,又上《请建务川、安顺、印江学疏》,也获批准,由是三地相继办起了官学。学堂大门,面向普罗大众,轰然开启。教育之光,沐浴更多黔省学子。

文字抵达不到之地,春风能够通达。乌江畔,田秋背影还能够回望吗?400多年后,春天,田野柔软。乌江航里,白云悠悠,春风和我同向而行。时间树下,田秋特有的起承转合,也许就在路上流传。我问问雨,又问问风。寻找着,寻找着,田秋乐章,藏得深且远,亲又近。清风丽日中,一所名唤田秋的小学跃然而出。这段乐章上的音符,校园之内,悄然停留,悄然传唱。

第二次握手,田秋纪念馆。我在石像外边,他在石像里头。太阳的侧光下,瘦瘦石像里那人,好像刚忙完公务回家,高冠长衫,来不及脱下工作服。石像面容清秀,五官立体柔和,曲线非常柔软不失硬朗,微笑古雅,眼光闪烁,温柔亲切,像个善士。丝丝悲悯,清晰地藏于眉梢。触

摸石像,像梵净山古杜鹃,苍劲灵动,默然不语。脉搏强劲,血还热着,体温36.8℃,与我同温。弯腰,鞠躬,凝目。触摸先生衣角,绕像数圈。默默回望,笑声如潮,恍惚沿时空行走。烛光背影,在写诗,教授蒙童,还是在河流上行走?

春潮涌动。太阳徽章,悬挂校园上空。春天里,小小少年,制造着快乐,沸腾着书香,校园诗唱,琅琅上头,愉悦着这位穿越而来的“网红”。远远望去,石像身高,仿佛只比群山略低一头。

田秋内心,应该是有大支撑。在《万胜山》里,壮美,精气神,皆在其中:青崖斗绝竟崔嵬,曾为邦人捍大灾。今日承平皆陇亩,千家东面看楼台。

田秋的道义,乌江水听得见,梵净山岚看得见。世人铭记田秋的真象表达,别处找寻得到吗?贵阳远明楼,曾陈列着田秋牌位。明万历四年(1576年)贵州抚江东之于受诸生呈请,上疏神宗获准,于贵阳远明楼安放了田秋牌位。

上天予学子以光明,却向田秋吹起瑟瑟寒风。嘉靖二十年不幸丧二子,他悲火烧心曲,愁云压眉梢。方寸迷乱后,白发频仍,田秋遂脱了乌纱帽,回归桑梓之地。旧院幽花时发,堂屋亦能疗伤。性格里有辣椒的热,乌江的韧,人生至暗时刻,田秋没有消沉。也许是痛失了亲人,也许也是文人情怀使然,也许是对故土的挚爱,田秋放下心中块垒。人生后半篇诗文,都在为年轻后辈落笔。从归隐到嘉靖三十五年,田秋以自身之力,捐资购地捐田租,竭尽所能搞卷田。满仓稻谷,卖了用于考生试卷费。润物无声,催动思想观念的裂变,无不是对家乡开闢乡试的天大支持和庆贺。

踏雪留痕。明清时期,仅思南府就有进士40名,文举人209名,武举人70名。从此,“贵州人才辈出,七百进士,直追中原”。

春雨,最治愈人心。田秋回报武陵山区的春雨行动,发力绵长。恶滩险滩暗礁,这些埋伏于乌江体内的结石和肠梗阻,让航船时不时疼痛剧烈。多少年来,航道很少整治,即使灵巧的歪屁股船也难以直航,更别说大船了。尽管在外为官,田秋还是要返乡探望父母。覆船惨剧,每每触目惊心。明朝时期,贵州人家的盐罐子,张着口依赖于四川供给,川盐入黔大都由乌江航运。航运艰难,运费成本抬高了物价,黔人实难承受,造成官、民、商诸多不利,畅航道,开盐路,迫在眉睫。

衣锦还乡,不如建设家乡。那几年,田秋抓住在川为官之机,统一瓢乌江水。这位带头船工,多方促成川黔巡抚合作整治乌江航道,呼吁商贸大力资助划船,乌江航运很快得以治理。川盐入黔畅通,运量增大,运价减少,盐价相对降低,官府获千两之税,商获千两之利,民众获廉价之盐。航船流光,安平一片从此,沿江两岸,炊烟暖暖,映照朝晖。

燕燕于飞,盘旋徘徊。江边上,“黔中砥柱”银钩铁划里,保留着时间,镌刻着特别力量。柱砥黔中,敢挡波涛狂澜。大河奔流。乌江还在用船工号子和浪花,“嗨吆——嗨吆——嗨吆!”锐声呼唤着那些过往的惊故。

杏花疏雨,杨柳轻风,偶遇说春的春信,面具古雅,歌词古朴。春信用歌声沿着历史路径,模拟古人所在时空。其中韵味,自在人心:

白天站堂开财门,夜晚座堂劝世人。
 要学孝廉二十四,落叶归根恩情深。

歌声嘹亮,唱响季节。田秋那些人背影还没远走,高

原风唱着山歌,还在为这些人亮开嗓子。

诗读过后,变成脚下走过的路。走得累了,就想去背街小巷摊子边嗦碗绿豆粉。牛肉汤,摆一碗;锅巴粉,摆一碗;水酒,摆一坛。醉意微微,请出乌江和那座石像,慢慢读来。

明朝阳光朗照着今日。谁说无情最是读书人?破破烂烂时段,总有读书人在悄悄地缝补着天空。春风过处,抚摸乌江胸怀,也追踪舞阳河之辽远。

同时空,同经纬,河流血脉相连。火车穿越铜仁,停在东经108°,北纬27°平溪卫这个月台上。

翻阅《平溪卫志》,一声叹息,来自几百年前。平溪建卫初期,未建官学“隶属辰州府,科目在楚。”永乐十一年,设思州府后,“生儒寄思州府学,惟科举则赴湖广。”平溪卫所属生员须赴湖北武昌应试,与思南府学子去昆明赴考差不多,也是两千多里路云和月,同样关山万重。

鲜花掌声阳光道,世上哪有那么多?明天和意外那个先来,永远难以预测。学科考子们自辞别平溪卫馆驿码头上船,每一寸水域,都暗藏漩涡。历经艰难险阻,无异于孙悟空老君炉中冶炼。考生,还需要点好运气伴身佑护。难以相信,有时还关乎生死。弘治十二年,乡试时间,湖南天气阴风怒嚎,淫雨绵绵。平溪等卫考生与坏天气狭路相逢,人生诗册押上了险韵。舟过洞庭湖,狂风掀得浊浪排空。可怜船上学子,大都永留江底,魂泊异乡。史称“四卫诸生洞庭覆舟之变”,噩耗传来,平溪悲咽。重重阴影,深压心坎。

春花袭人。再读《平溪卫志》,有种温暖,来自邑人侯位。文字无声,却震耳欲聋。

历史总有惊人相似性。春风过处,田秋事迹之光,吹到了隔着铜仁府的平溪卫,吹到侯位身畔苦竹之上。丽日迟迟,细草微风,垂柳小桥,纸窗竹屋,侯位长衫飘飘,须发飘飘,洒脱自然。手摆书时,掩卷沉思,心有机事。这与春日午后,十分应景。作为后来官居明代兵部右侍郎、应天都御史、超江巡府的平溪卫人,局壳宽大。科考之苦,侯位焉能不知。出于对生命的敬畏,作为对国家充满信心爱心的人文。侯位想,既然田秋立起旗帜,那我就跟着他脚走走,为平溪卫学生摇旗呐喊吧。嘉庆年间,侯位携高岚凤、曹铎、洪官、袁桂等二十三人赴京乞建卫学,往返三次。弘治十七年,天降大喜,平溪等卫获准归黔,申请设置办公卫学,皆获批准。还由湖广划拨学额5名赴贵阳乡试。平溪卫科考改道,开通贵阳直通车。至此,金风吹遍平溪卫学子,他们以书为马,奔向大海星辰。

花儿朵朵开。明清时期,自平溪卫第一名进士侯位起,到最后一名进士郑保谦止,玉屏县域有进士11人,文举人60名,武举人5名。另外,还有“举人附榜”“荐辟”“恩拔贡生”“岁贡”“例贡”和监生173名。其中包含万历年间官至御史及太仆寺卿的唐一鹏,崇祯时期先后任职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张佐宸等人。后人遂纪石颂德。卫人洪运昌赋诗云:

自从移解额,始免葬鱼忱。
 遂使溪溪士,争夸峻桂秋。
 割黠嗟已竟,益楚转成瘤。
 幸有田开府,旧章还率由。

乾隆贵州布政使陈得荣,在《玉屏县重修儒学碑记》里这样评价:“自设学后,人文蔚起,科甲仕宦,代有闻人。”清康熙《贵州玉屏县志》“旧志序”称:“吾里自建以来,‘地灵人杰’‘户诵家弦’,书香喷星斗之辉,剑气吐虹霓之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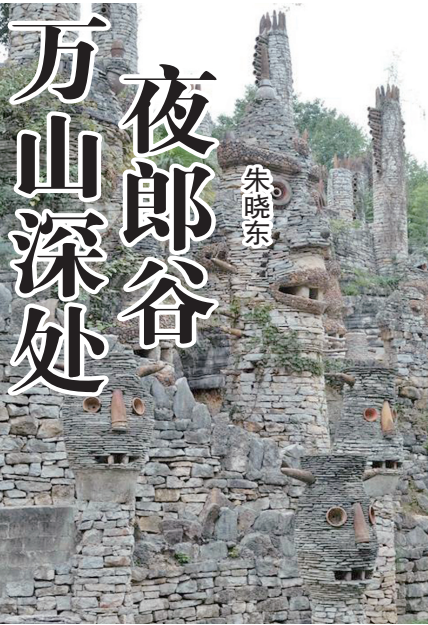
舞阳河畔,黔中第一山,镇屏山。还是那座山,又好像不是那座山。侯位那首舞阳河殷飘逸的《晚眺》,诗中风流,耳边奔流:

芳城一抹夕阳红,绕席沉江水接空。
 好在平溪新雨后,玉屏山色画图。

世中逢尔,雨中逢花。翻阅《铜仁地区通志》(社会卷)“政界名流栏目”,前三甲猛然浮现眼前:明代三府进士第一人、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的申佑居首位,侯位次位,田秋名列第三。田秋和侯位,性格相近,志趣相投,加上气息相通。如果喜相逢,他们肯定能成为挚友,同观水,共登山,围炉欢歌,共同谱写一段传世佳话。

文字,最好的勋章。历史长河上,属于田秋侯位们的逸闻轶事仍在滚滚流传。武陵山脉下,提灯而行者,文有四库全编名篇者徐如澍,理学家李渭,书法家严寅亮等人;武有名列清史稿的果勇侯杨芳,远征缅甸荣获巴图鲁勇士美誉的清军悍将王文雄、获御赐尚方宝剑有“保黔第一功”称号的明代兵部、礼部尚书郑逢元等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铜仁府陈氏,谱写下一门双进士佳话。

极目远眺,明清五百余年,贵州第一位进士张谏发端,到第一位状元赵以炯,“六千举人,七百进士”,被誉为“俊杰之士,比于中州”。张之洞、李端棻、丁宝桢等黔之骄子们,助推了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去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几个老同学分乘几辆摩托车,从犀牛井出发,经过九丰农业观光园,十几分钟后到达野牛山。然后改走林间狭窄的乡村公路。车开得很慢,一丘丘稻田绿油油的,与周围的青山绿水连成一片,在暖风吹拂下,掀起一波波绿浪,一阵阵田间独有的香草味弥漫田园。

终于在一处宽敞地停下时,就到了夜郎谷水库。

从这里到水库的二级泵站,被几方水田分开。瞧,它就坐落在悬崖绝壁上方的一个平台上,泵站的层层建筑新奇别致,分明是活生生的龙头,龙眼和龙嘴,看得出这种巧妙的房屋造型,是当初修建万山自来水管的工程技术人员有意识地按照龙的形态精心设计的。在泵站的左侧二十米处,就是有名的“龙嘴”,这龙嘴是自然形成的,高约三十几米,宽有十几米,龙头顶端不足半米,从它的形状来看,确实惟妙惟肖,我们竟然不约而同止步观赏。这龙嘴地势险峻,就是胆量大的人,也未必敢用性命开玩笑从“龙头”通过。当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不敢冒此风险。相传过去有一位农民曾挑着一担谷子从“龙头”上走过,若真有其人,我还真佩服这位农民过人的胆量。泵站的正面和左右两侧几乎是陡险的绝壁,惟独从左侧山洞中流出的溪水,像一条银练,直奔山崖口,飞泻而下,溅在岩石上发出古寺般铮铮的声音,这种无峰非峭壁,有水尽飞泉的景致,使我们赞叹不已。再往右边远处看,山峰层叠叠峰在水雾中隐时现,犹如天宫一般。在沟壑深处是水厂的二级泵站,要是想去一级泵站,得从二级泵站左侧处下千级石梯,于是我们顺着一级一级石梯朝一级泵站走去。过不了多久,就有人说:“唉!好久没锻炼了,下这石梯竟头晕目眩的。”他的话提醒了我这常坐办公室的人,这时,我也感到自己的腿肚子有些酸胀。不由感到惭愧:能工巧匠们能在此凿路,能在这里架接水管,自己走别人凿出的现成路,还怯生生的。

总算走完千级石梯,处在眼前的自来水厂最前沿“阵地”——一级泵站。它的房屋造型,仍然按照龙头的形状设计建设,所不同的是,如果把它后面的千级石梯连成一体,活像一条下山巨龙,势不可挡。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两名泵站工人,他俩非常热情。深山沟底没有什么好招待的,他俩就给我们端来一大碗清泉水。我们中的一位同学风趣地说:“好甜啊!这夜郎谷不只是山美,水也美”。在大家的谈笑声中,泵站右边大约百米处的悬崖峭壁中间的水渠,引起了我的注意,听他们介绍,水渠的尽头是水库三股水源的一股,若要把这股清泉引上万山,必须在绝壁上建造一条水道。工程建设者们冒着生命危险,用绳子拴住身子,从绝壁顶端下到山崖的半中腰,在硬梆梆的石壁上凿出一条水道来。

时间一晃已是下午六点多钟,一道霞光把溪水映照得亮闪闪,就像是许多钻石发出的光。工作在这里的水泵工们,他们为了万山人民喝上可口的清泉,远离繁华的街市,这种奉献精神,不更具有钻石的品质吗?我们依依不舍的告别,走着走着,忽有一根刺藜枝死死拽住我的裤脚,它似乎在对我讲:“还有许多美景没瞧见,就这么走了么?”我只能感谢它的好意,若不是时间已晚,我还真想领它的情哩。



“滂臭,哎呦,是哪家又炒脚焖粑喽。”每次听我这么抱怨,母亲就又好笑:“人家是炒豆豉,你天天乱讲。”“臭死了,就是臭脚丫。”“怎么你自己吃的时候不嫌臭呢?”我姐也来帮母亲说“双标”。

我一溜烟跑了,别人家炒的就是臭的,我自己吃的就是香的。

说起贵州的特色美食豆豉,就和折耳根一样,喜欢的人欲罢不能,受不了那味道的直接怀疑人生。

就像长沙臭豆腐一样,贵州豆豉也是“臭名”远扬,我是不会做的,但我会吃

——母亲说的是,你这辈子享福。

母亲会做豆豉,她是个超人,好像什么都会做。

做豆豉,把晒干的黄豆提前泡一晚,第二天再在锅里放水和豆子,煮四个小时。但得提前做好“豆豉窝”:用箩筐铺上稻草和纱布,最上面再铺一层洗净的豆豉草。豆豉草又叫扁竹根,喜长河边或水沟旁,叶子长扁,夏天会开紫色小花,一串串的,闻着极香。把豆豉草叶子铺一层在纱布上,等豆子软烂适中时捞起放进竹筐,把豆豉草叶子和纱布、稻草一起压下来包住豆子扎紧,盖上一个斗笠,放在温暖通风的地方自然发酵两三天。

大自然给予了煮熟的黄豆温度、湿度,在空气和黄豆交流下,黄豆感动分泌出粘糊糊的东西,那是微生物如霉菌和酵母菌在适宜条件下繁殖,分泌的酶将豆豉中的大分子物质分解为小分子,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进一步转化,形成具有粘性的多糖类物质,从而产生拉丝,豆子会逐渐变得粘稠,并出现拉丝现象。这时,豆豉不仅口感更佳,还散发出独特的风味——就像臭脚丫味道一样,打开斗笠的一瞬间,简直可以把人熏晕倒。

然而,再加工以后,却成了美味源头。豆豉发酵好,再选择做成水豆豉和干豆豉。

做水豆豉,把一部分发酵豆子放进无油盆子,放点生姜沫、陈皮碎、干辣椒粉、盐巴调味,再加高度白酒,杀菌又增香,最后加点煮水稀释一下,再装进无油的罐子或坛子,等它继续自然发酵个把星期,就可以舀出来吃了。

水豆豉可以当蘸酱。夏天吃卷粉,吃卷饼,冬天吃火锅,味道鲜美得很。特别是夏天,从蒸笼里取出一张薄薄的盘,摊开放在桌上,舀一勺水豆豉,这张纸就走了味道的颜色,发酵好的水豆豉汤汁金黄,期间点缀着圆溜溜的胖乎乎的豆子,红艳艳的辣椒,酱香的味儿直达脑袋,脑袋里一个声音在呼喊,快点,搞快点,太香了,我要吃。于是,连带着嘴巴里面清口水都暗涌出来,忍不住吞一口口水,赶紧把水豆豉抹均匀,再撒上一把花生米,利索地把长边折叠一点再从短边快速卷起来,中间切一刀,我和姐姐一人一半张粉,能吃到饱。

有时候,母亲会拿一些吃凉粉用的米皮回来,我们就把米皮卷成火腿肠大小的卷筒,放在盘子里码好,一勺水豆豉一勺洋辣子酱,混合均匀成为新的蘸酱,水豆豉的酱香融合了洋辣子酱的酸爽,对于夏天不想吃饭的人来说,这个吃法太有食欲了。

干豆豉做法简单点,只需要把发酵豆子加盐巴,然后搅拌均匀摊开在簸箕里面晒干。晒干了用口袋装好,要炒菜时候再用。

用干豆豉入菜,铜仁经典做法是豆豉回锅肉,豆豉蒸鱼,豆豉炒油渣。

我从小偏爱吃肥肉,美其名曰不会卡牙齿缝,瘦肉就会卡。其实是肥肉里面的油脂别有一番风味,对于无油发酵的豆豉,如果给它点猪油的滋润,那简直是金风玉露一相逢,妙不可言啊。

于是,豆豉回锅肉就应运而生了。把猪五花肉洗净煮熟几分钟,切片,准备姜葱蒜、干辣椒、豆豉适量。锅里放一点底油,爆炒五花肉,等五花肉出油了,边角翘起来,成为一个小窝窝一般,赶紧下姜葱爆炒出香味,再下干辣椒段、干豆豉,瞬间猪油的香味和干豆豉的酱香融合了,这味道,上头得很,还飘出,楼上楼下的相当于都闻着了,香。起锅前加点蒜苗叶子,味道和颜色搭配更棒。出锅以后,干豆豉不再像从小煤窑里面出来的干瘦黑,而是过上了富裕生活,披上了油亮亮的外衣,和五花肉这四大款打成一片,其乐融融,我们吃得那叫一个带劲,美滋滋。

豆豉蒸鱼,一般用的是黑豆发的豆

豉,有豆豉去腥提,提升鱼肉鲜香,黑色豆和白色鱼肉颜色搭配也很赏心悦目。

豆豉炒油炸,一般不用熬好的猪板油和花油油炸,母亲说,猪板油熬的油炸太碎了,不脆;花油熬的油炸不够香,最好的油渣还得是猪肉炼出来的油渣,做法和炒豆豉回锅肉差不多,注意火候不能太大。

豆豉约创制于春秋、战国之际。《楚辞·招魂》载有“大苦咸酸”,根据注释,“大苦”即豆豉。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先秦文献无豆豉,当是秦汉之际出现。《史记·货殖列传》始见豆豉记述。《齐民要术》有制作豆豉的技法。东汉开始用作药物。以后历代食籍、药籍均有关于豆豉的记述。至今仍为重要调味料之一。豆豉古称豉菹,唐代文学家王勃《滕王阁序》古今流传。传说王勃在滕王阁作序的时候,与中药豆豉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说到豆豉,现代人还会联想到日本的纳豆。纳豆和豆豉虽然制作原料上都是大豆,但它们并不相同,纳豆源于中国,发酵好以后也是臭不可闻,纳豆类似中国的发酵豆、怪味豆。古书记载有:“纳豆自中国秦汉以来开始制作。”纳豆始于中国的豆豉。纳豆不含盐,但是含有一种酶,叫纳豆激酶。据说,这纳豆激酶使日本人平均寿命增长了十岁。

